



老家那碗杂酱面

□向开成

地处川渝交界、孕育千年底蕴的荣昌，大众美食声名远扬，黄凉粉、铺盖面、猪儿耙……还有红遍全国的荣昌卤鹅。不过，作为川味臊子面代表的荣昌杂酱面，也是当地人喜爱的传统美食。

荣昌杂酱面实为荣昌炸酱面，是以五花肉末煸炒（油炸）调味成酱，浇至煮好的面条之上拌食而得名。20世纪80年代，荣昌五福街有个面馆异常火爆。不论早晨还是中午，爬坡上坎的小巷道中，没有招牌的面馆，店里店外都是来吃面的人。镇守在门口的收钱大叔，一脸从容，嘴里不断嚷道：“三个二，五个三！”“一个二干浇儿，一个三双臊”……最神奇的是端面碗的胖娃，不管来了多少人，始终能准确将面条送到顾客面前，绝不拖泥带水。香醇的杂酱，筋道的面条，鲜美的高汤，和着店里缓缓飘荡的雾气，留给顾客的是一次心满意足享受，一个下次再来的念想，一份热腾腾的烟火气。

荣昌还有一处出名的面馆，在后西小学旁，店名叫吕氏面馆，卖面的据说是河包镇人。开始生意一般，但老板喜欢头一天在店门外当街张罗，选最好的红辣椒和鲜猪肉剁臊子，当众炒制杂酱，弄得香气飘了半条街。于是前来吃面的人越来越多，很快便红红火火，尽管店里布置不咋样，但每天前来吃面的人却始终络绎不绝。

吕氏面馆的杂酱面堪称荣昌的典范，火辣辣的红油环抱着黄晶晶的面条，大颗大颗的肉臊坦然地铺在面条上，精致的葱花缀出几处富有生机的绿地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这时，你要用筷子快速将面条和转，让面条和作料、肉臊充分交织在一起，红灿灿、光亮亮的色泽给整碗面增添了几分活泼的辣意。第一口下去，酱香立刻在口腔里炸开，肉末细腻不失嚼劲，面条爽滑顺滑，辣椒油香而不燥，吃得你酣畅淋漓，大呼巴适。更有甚者，呼呼一口气下来，连最后一滴汤汁都扫荡得干干净净。

近10年来，荣昌城成倍扩张，新面馆也是遍地开花，大街边、巷子深处、小区门口、学校旁边，随处可见，就像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荣昌人。其中不乏惹人想念的，比如棠香小学旁的铁锅面、荣昌初级中学后门旁的巧手面馆、东邦城市广场的168面馆……

一些走出去见过世面的荣昌人，总觉得外地面条少了点“意思”，好多长期在外地工作的荣昌人，回荣昌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到面馆美美地来一碗杂酱面。当筷子挑起面条，闻到那股熟悉的酱香时，有人竟红了眼。

前几年，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些专家教授到荣昌指导工作，谈到早餐，竖起大拇指，对荣昌杂酱面赞不绝口，说这面酱香浓郁，油而不腻，味道鲜美，是他们吃过的最好杂酱面。

得到如此赞美，有人还不满足，执意去总结这味美价廉背后更深层的东西。说这些年，荣昌杂酱面能香飘四方，不仅因为荣昌有上好的荣昌猪肉，还因为勤劳的荣昌人在川渝融合中不断摸索、创新，早已将杂酱面工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。

倘若有朋自远方来，不妨寻一处地道的杂酱面馆，让他们细品那穿越千年的美味，感受荣昌火辣辣的情谊。因为这碗杂酱面，藏着荣昌人对味道的较真，对生活的憧憬，更藏着荣昌人穿越千年、不曾变过的热忱——把心放进锅里，熬成酱，拌进面里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）



矿灯微光

□韩庆

雨后的红岩煤矿弥漫着潮湿的煤屑味，我踩着青苔爬上煤矿的老坡。斑驳的红砖墙上，“安全生产”四个红油漆字早已被风雨啃得只剩轮廓，像极了父亲晚年日渐模糊的背影。

记忆里的清晨总裹着薄雾。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铃铛声是我的闹钟，他总是轻轻地在车把上挂上铝制饭盒，拿上白色的棉布旧手套，对我说句：“庆儿，走了哟。”随着木门关上的吱嘎声，老街上场口的窄石板路上也响起此起彼伏的车铃声。到红岩煤矿的路，是一条流动的星河——蓝布工装洪流里，自行车辐条转得比阳光还热烈，男人们的笑骂声、女人们的叮嘱声混着矿灯的微光，把四五十分钟的路程焐得滚烫。

矿区食堂的蒸汽总是不停歇地漫过围墙，滋养着进进出出的矿工们，戴着矿灯穿着帆布服的叔叔们排着队，搪瓷碗碰撞的声音里，藏着一个时代最扎实的幸福。食堂里的保健馒头是用特级面粉做的，个头比孩童的脸蛋还大，咬下去软软糯糯，能尝到淡淡的清甜味。父亲总说那是矿上给工人的福利，扛得住井下八个小时的力气活。他从不舍得自己多吃，装饭盒的蓝布袋里常常留下一个带回家，有时还会多塞一根麻花，麻花上的芝麻粒总沾着他掌心的温度。

变故来得比矿洞里的暗河更突然。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天，广播里的通知像一块冰砸进沸腾的食堂。“分流”“停产”“关矿”这些陌生的词，随着飘落的枯叶钻进家家户户的窗缝。那天父亲回来时，饭盒是空的，自行车铃铛也不响了。他坐在煤炉边抽烟，火光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跳，烟圈里浮出的，是我从未见过的茫然。

但生活的齿轮从未真正停转。下岗后的第一个春天，父亲和也下岗的母亲一合计，把自行车改成了载货的架子车，车上载着天然气罐和一口大铁锅。每天天不亮就在21队长途汽车站门口揉面、包馅、炸饼，遇到长途

汽车经过时，他总是端着装饼的簸箕在车窗下叫卖。有次我跟着他去进货，看到他弯腰搬面粉时，后腰露出的旧伤疤痕——那是年轻时井下被落石砸的，此刻在晨光里像条沉默的河。“爸，歇会儿吧。”他直起身抹了把汗，笑纹里还带着矿上的爽朗：“这点活儿，比井下轻松多喽。”

综合菜市上总遇到熟面孔。王叔叔开起了手工米粉铺，李阿姨摆了个蔬菜摊，他们见了父亲总会递根烟，聊聊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谁家又添了孙子。曾经的矿工们，把井架上的韧劲揉进了生活的褶皱里。有次我看到父亲帮张伯伯修三轮车，两个头发花白的人蹲在地上，手里的扳手转得比当年拧矿灯还熟练，阳光落在他们佝偻的背上，竟比当年的矿灯还要明亮。

父亲走的那年，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铁盒。里面除了一本所剩无几的存折，还有一张奖状——“红岩煤矿机电队劳动模范”，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饭票，上面印着“保健馒头二两”。忽然想起最后一次陪他回矿区，他指着斑驳的厂房说：“你看，这墙还结实着呢。”原来有些东西，比砖石更经得起岁月磨砺。

如今我站在红砖墙下，风穿过空旷的厂房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极了无数个清晨的集合哨。那些下岗后四散的身影，其实从未真正离开——他们把矿区的精神种进了新的土地，在菜市场的吆喝里，在修理铺的扳手声中，在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平凡日子里，在矿灯微光的照耀下，开出了更坚韧的花。

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。红砖墙缝里钻出的野草，正顶着水珠向上生长。我知道，父亲从未走远，他就在这暖阳里，在每一个奋力生活的身影里，在那些关于坚韧与热爱的传承里，永远散发着光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中盛小学）

快乐基因

□贾昭衡

气势汹汹的阳光，将山城推入一个巨大的烤箱。无奈，退休的我只好逃向彩云之南，去拥抱清凉。

“嘿，你来得正好。明天傍晚，小区的重庆岁月艺术团，要在前面的农贸市场表演庆祝八一建军节的节目，你可以去看看。”前期到来的妻子，前两天刚在小区里看过他们的表演，隆重地向我推荐，“他们的水平确实不错哟！”

习惯了各种坝坝舞的我，有些不以为为然。不过，八一这天，晚饭后凉风悠悠，我和妻子就散步来到了农贸市场。

没有舞台，几百平方米的坝子，却有数百名附近的居民和村民助兴；没有灯光，却有夕阳的余晖和漂游的白云布景。

妻子说，这个离嵩明县城二十多里的杨林镇公租房小区，九幢高楼中，住着近一半的重庆老人。两三年前，他们初来时大多

素味平生。可重庆人豪爽奔放，大家很快就熟络起来。一些爱好艺术的老人一拍即合，建起了一个重庆岁月艺术团。岁月如梭，青春不老。这些快乐的老人，自费添置服装、设备，精心排练节目，在小区和附近演出了多场。

习习凉风中，演出开始了。男女合唱的《解放军进行曲》，威武雄壮；《打靶归来》，激越欢快；着白底蓝花衣衫的大妈们表演的《十送红军》，其曼妙的舞姿，时时透出青春的活力；独唱《我爱你，中国》，表演者中气十足的歌喉，让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安度晚年的爷爷；女声小合唱《我编斗笠送红军》，一下将人们思绪引入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；随后的T台走秀，又顿时让观众的视觉充满五彩缤纷的现代气息……

“看那个指挥，真有点水平！”“这些重庆大爷大妈，不简单！”……听到观众中不时传出的感叹，我这个重庆老乡，也顿觉脸上有光。

几个节目看下来，我猜测，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，有如此水准的表演，这些老大姐老大哥，或许当年就是校园里或单位上的文艺骨干。他们身上的快乐基因，从没有因时间、空间、年龄的变化而消退。走到哪里，他们都会展开艺术的翅膀，尽情地播种快乐。

播种快乐，不仅让自己的生活浸透快乐的蜜汁，也会让快乐翻倍；播种快乐，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。

晚霞依稀，夜色初起，但演出现场那快乐的歌声，和着快乐的掌声，正把一颗颗快乐的种子，植入希望的田野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稻子熟了(外二首)

□谢子清

稻子熟了
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词语
不信你看稻穗
之前畅饮过多少阳光
日子投桃报李
现在就长出多少谷粒
其中绝大多数颗粒饱满
它们团结起来
让稻子学会低头
初秋的风拂过
稻浪发出清脆的呼唤
那是对收割忍不住的渴望

看见星星

七月在仙女山
“印象武隆”实景演出观众席上
待灯光暗下来
不经意抬头
竟然发现天幕闪烁着星星
有的颗粒分明
有的稍显混沌
这难能可贵的干净
不得不让人瞬间激动
我赶紧拉了拉女儿
小声提醒她
快看，有星星
频繁跳跃的那一颗
像不像前两天捉到的萤火虫

热

风在午后走丢
最后一个脚印消失田野
树叶晃动的幅度很小
显然证据不足
蝉声只跟踪了一段路程
未能成功复制痕迹
人们习惯了隔岸观火
报灾是植物的事
玉米秆虚有其表
稻子处于分娩前的紧要关头
红苕藤也无能为力
牵拉着脑袋
像不小心犯了错
刚挨过批评的小孩子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光

□潘昌操

将云层烧红的火焰
比黎明起得更早才看得见
抚摸你的头颅，仿若初恋
向东走，她就在东边
粉红的脸只让你第一个看见
刻在天边的吻
等着你的额头迎上去
刻上鲜红的印章
你走她也走，形影相吊
她会拉长你的身影
深刻在水泥做的地面
比车流长，比楼宇刚起一点点
向西走，她也在天边
你也会看见她将白云烧为灰烬
将你的肌肤印上尘灰的黑亮
只剩一丝丝微光
指引你寻找回家的方向
旋转的光，霓虹的光
都不会迷住你的双眼
你还是期待她温暖的手指
再一次出现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